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 世界最具神奇性的 探险故事 (5)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 世界最具神奇性的 探险故事

( 5 )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 目 录

狗之传奇 .....	(1)
紧急迫降 .....	(5)
反恐突击 .....	(14)
捉拿艾迪德 .....	(28)
天网恢恢 .....	(34)
迷雾之谜 .....	(48)
最后的咏叹调 .....	(50)
空中遇险记 .....	(57)
大厦血案 .....	(64)
鬼魂之谜 .....	(69)
游船被劫之后 .....	(72)
奇异的旅店 .....	(85)
弱肉强食 .....	(88)
冰海突围 .....	(102)

## 狗之传奇

汉茨卡是一位老猎人，他居住在波兰南部的喀尔巴察山区。汉茨卡老汉一生养过很多猎犬，但最让他满意的是现在这条猎狗哈茨。

哈茨忠于主人，勇猛好斗，是汉茨卡打猎的好帮手。

一天，汉茨卡老汉背着双筒猎枪，带着哈茨进入深山老林。这天上午，汉茨卡一无所获中午时分，老汉觉得自己饿了，取出干粮袋，坐在大林下吃午饭。他吃了块面包，又取出块干肉，自己吃一半，另一半给哈茨。哈茨好像无功不受禄似的，看了看老汉慢慢地跑开了。汉茨卡连唤了几声，哈茨才极不情愿地跑过来。老汉知道哈茨的心思，抚摸着哈茨的脑袋安慰它几句，又把干肉送到它的嘴边，哈茨这才无精打采地吃起干肉。

突然这时，哈茨竖起耳朵，放下干肉使劲地嗅了嗅，然后又发出兴奋的“呜呜”低鸣声。

汉茨卡老汉知道哈茨发现了猛兽，连忙站起来端起双筒猎枪，朝哈茨注视的方向搜索。咳，总算看清了，不远的树丛里有头黑熊。

黑熊一抬头看见了汉茨卡，一下子停在原地不动。汉茨卡连忙把枪抬起，瞄准黑熊的脑袋。

汉茨卡明白，打熊最危险，要是一枪不把它撂倒，它便会不顾一切地冲过来，到那时再开第二枪，击中跑动的目标就不那么容易了。

汉茨卡扣动了扳机，一刹那，黑熊突然将头一偏。不

好，这一枪没击中要害，只击中黑熊的脖子。受了伤的黑熊野性大发，龇着牙朝汉茨卡冲过来。汉茨卡连忙向黑熊的脑袋开了第二枪，没想到就在他开枪的时候，黑熊给树桩一绊，身子朝下一扑，哎呀呀，又一枪打飞了。

汉茨卡来不及再装子弹，他知道自己已陷入险境，连忙将身子往树后一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哈茨猛地蹿上去，一口咬住昂着脑袋冲过来的黑熊的脖子。黑熊要害处被咬住，顾不上冲向汉茨卡，摇着脑袋想甩下脖子上的哈茨。汉茨卡不失时机地连忙装好子弹，重新瞄向黑熊的脑袋。可是黑熊的脑袋不停地晃动，很难瞄准，汉茨卡又怕误伤了哈茨，不敢贸然开枪。

哈茨的身子随着黑熊摇动的脑袋不住地晃动，可就是紧紧地咬住不放，黑熊没能把它甩下来。突然，黑熊抽搐了两下，“叭”地一声倒在地上——原来，哈茨已经把黑熊的喉管咬断。

汉茨卡大步跑上前，唤开哈茨，朝黑熊的脑袋开了一枪。黑熊的四肢一阵抖动，随后就断了气。汉茨卡回过头来看哈茨，它竟然一点儿没受伤。老汉大喜过望，把哈茨叫到身边，将它抱在胸前。哈茨一动不动地瞪着大眼睛，一个劲地喘着气。老汉等它的呼吸平稳了，把它放到地上，它叼起刚刚吃剩的半块干肉，津津有味的嚼起来。

从此以后，老汉对哈茨更加疼爱。白天带着它出去打猎，回来后逗着它玩，晚上让它躺在自己的身边。

时间过的飞快，一转眼六年过去了，此时的哈茨已经十三岁了。汉茨卡又养一条名叫莎莎的猎犬，让莎莎做哈茨的助手。已显老态的哈茨似乎明白老汉的心思，处处为

莎莎作出榜样，希望尽快地帮助汉茨卡把莎莎训练成一条出色的猎犬。

一天傍晚，汉茨卡打完猎往回走，半路上遇上一头野猪。老汉心头一紧：野猪可不是好对付的，千万不能大意。他刚端起枪瞄准，哈茨已经带着莎莎冲向野猪。两条猎犬一左一右，轮番向野猪发起进攻。野猪对付哈茨时，莎莎冲上去咬；野猪掉转身子对付莎莎时，哈茨冲上去咬。野猪顾了哈茨顾不了莎莎，被咬得遍体鳞伤，打算逃跑。这两条猛犬可不肯放过它，紧紧地缠住不放，使它无法脱身。

汉茨卡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斗在一处的猎犬和野猪，就是不敢开枪——一枪打出去，难保不会误伤自己的爱犬。

野猪的身上到处是伤口，疼痛难当。它似乎知道哈茨更难对付，便不顾一切地向莎莎发起进攻，打算摆脱纠缠逃走。哈茨见莎莎处境危险，猛地扑向前，咬住野猪的后腿不放。

毕竟是野猪的力气大，哈茨没能拖住野猪。缺乏经验的莎莎一个疏忽，被野猪的狼牙挑中了肚子，野猪将头一甩，莎莎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重重地摔落在地。它只发出一声惨叫，随即咽了气。

汉茨卡见莎莎死了，心如刀绞，立即瞄准野猪的鼻梁开了一枪。这一枪打个正着，身负重伤的野猪身子晃了晃，随即瘫倒在地。

哈茨飞快地跑到莎莎的尸体前，不住地哀鸣。

莎莎的肚子被野猪挑破，白花花的肠子淌了一地。汉茨卡把它的肚肠塞到肚子里，将尸体抱回家中。他用针线

将莎莎的肚肠缝好，埋在自己的小屋旁。

伤心欲绝的汉茨卡老汉病倒了，紧跟着猎狗哈茨也生病了，三天之后，汉茨卡老人去世，哈茨困难地爬到汉茨卡脑袋旁，身子一歪，伴随着老人死去。

## 紧急迫降

凌晨 2 时 20 分，一阵寒风席卷着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机场，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的乘客是个 16 岁的男孩儿，他叫卡尔·约翰森，他正在和他父亲告别。卡尔是个健壮、乐观的小伙子，然而他现在却紧绷着脸，一点也不快活。

“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卡尔，”他父亲对他说道，“这些飞机天天在世界的上空飞来飞去，它们是绝对安全的。好了，快上去吧，这才像个好孩子！”

“嗯，爸爸，那，再……再见吧。”

“卡尔，”他爸爸微笑着说，“现在试着把你那点小小的胆怯都忘掉吧。你总不想叫别的旅客把你卡尔·约翰森看作胆小鬼吧？和爱斯基摩人混过 8 年的人，没有一个是懦夫的。卡尔，祝你一路平安。”

卡尔在活动舷梯上又停下来，向站在停机坪边上的父亲挥了挥手——爸爸的身影模糊了。然后，他转身上飞机。一位空中小姐把他领到他的座位上。当她看见卡尔马上系上安全带，就明白这个男孩子心里感到害怕。于是，她向卡尔保证说不会发生任何意外的。

几分钟后，飞机开始发动，安克雷奇飞快地向后倒去，当速度增至每小时 640 公里的时候，这架巨型客机腾空而起，并且迅速爬升到云层的上面。没有了浮云的遮挡，星星就像一盏盏明灯高悬在深蓝色的苍穹上。

起飞后一个半小时，卡尔发现北面的地平线上放射出一道道淡淡的彩色光芒——那是北极光！这道道光线比平

常显得更加绚丽明亮，卡尔自从登上飞机以后一直未能摆脱掉的恐惧却因此越发强烈起来，因为他明白，极光预兆着坏天气。

巨型客机的座舱内舒适又温暖，但是舷窗外面的气温却是摄氏零下40℃。大多数旅客都睡着了，或者至少是倚在座椅上闭目养神，可卡尔却神经紧张，坐得笔直，尽管他觉得自己这样害怕显得有点蠢，但他却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些恐惧，它们就像一只冰手那样抓住了他的心。5点钟时，卡尔仍然神色紧张地坐在那里，全无睡意。

这时，机长走进了客舱，他不时地停下来同那些没睡着的旅客挨个儿打招呼。当他听完那位空中小姐对他说的几句话之后，就向卡尔走来，邀他去驾驶舱看一看飞机是怎样操作的。

卡尔不大情愿地勉强解下安全带（他是全体乘客中惟一始终系着安全带的人），强作镇定地随着机长来到驾驶舱里。卡尔惊奇地看着里面的景象：副驾驶操纵着飞机，无线电报务员守在他的仪器旁，领航员在他的小桌子上忙碌，高空中机械师则在认真地记着航空日记。

“我们现在正飞离美洲大陆，”机长对卡尔说，“我们再看到的下一块陆地将是冰岛，从那里过去就是挪威，然后是丹麦……”

突然，机械师的惊呼打断了机长的话，与此同时，发动机原来那种平稳的、不易察觉的震动突然变得剧烈了。一会儿，机械师拨动那些开关时，飞行仪表上的指针都疯了般地乱跳起来，随之机器震动轻了。这时候，卡尔当然是被人们忘记了，所以他向舱外退去，当他听到机长的话时，他的心一下子又缩成一团，只听机长说道：

“两个引擎？怎么回事……油？”

随后是一连串快得让卡尔听不清的解释，他只听见后来机长命令报务员说：

“向白罗和阿克拉韦克喊话，就说我们的两个引擎不能运转了，告诉他们要保持联络，我们就要返航，还有……”他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看到正在察看仪器板的机械师把第三个引擎也关上了。机械师抬起头来，对着机长焦急、询问的目光，默默地摇了摇头。

驾驶舱里一片寂静，空中机械师、领航员、报务员，还有卡尔，全都把焦急的目光集中在机长身上，好一会儿才听到机长说话：

“告诉白罗和阿克拉韦克，我们遇上麻烦了，看样子要来一次紧急着陆。把我们的方位告诉他们。我们马上就转回去，并且要尽可能地靠近海岸降落。领航员……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离开海岸 64 公里左右，机长，”他一面说着，一面在拍纸簿上标出经纬度，并把它交给了报务员。

机长接了一下电钮。几秒钟后，蜂音器响了，机长随之用简短而抑制的口吻对着麦克风说：

“看来我们不得不在冰上着陆了。每个人都立刻系好安全带。告诉旅客们，我们将尽量靠近海岸降落，要向他们保证这不会有危险的。”当他关掉开关，转过身来时，他自言自语道，“但愿他们能相信这一点。”

就在他走上驾驶台，从副驾驶员手中接过操纵舵时，他才又看见了卡尔——这孩子已经被忘掉相当一段时间了。机长稍稍踌躇了一下，然后对卡尔说：

“请你回到座位上去吧，……什么都不要说，懂吧？什

么也别说!”

卡尔转身向座舱走去，但他在门口停住了，心跳得厉害——这时，机长正在接过操纵舵。报务员眉头紧锁，全神贯注于他的那些旋钮和开关——终于，卡尔不顾一切地跑到机长面前，不安地说：

“先生，我想……”

“回到你的座位上去。”机长一面为自己系上安全带，一面对卡尔说。

“但……你说你要在冰上降落……靠近海岸……”

“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去!”机长怒吼起来。

卡尔转过身去，舔了舔他那干燥的嘴唇。就在这时，报务员摘下耳机报告说：

“机长……哪儿也联系不上，不管是白罗还是阿克拉韦克都联系不上，干扰太大了……我们跟别人彻底失去联络了。”

“先生，”卡尔急促地插进来说，“你……你千万不要在海岸附近着陆，我们……我们将不会……”

“叫这个小傻瓜走开!”机长命令道，一边又回过头去继续操纵飞机，双眼紧紧盯着飞机的高度计和水平仪。报务员解开安全带，站起来，准备把卡尔带出去。然而卡尔明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大声叫道：

“那是冰啊，先生……海岸附近的冰面上布满了冰丘，冬天的暴风雪把冰面弄得坑坑洼洼。在那里降落，你想叫飞机不碰得粉碎简直是不可能的!”

机长知道，这样一架四引擎的庞然大物着陆时至少需要有1.6公里长的跑道才行。他原就认为在迫降时不能使用起落架，但是假如用机腹着陆的话，万一碰上一个冰丘

飞机将会撞得粉碎。想到这里，他急切地问卡尔：

“哪儿……哪里有平一点的冰面？”

“往海上去，先生，”卡尔的声音也是同样的急切，“越向海里走，冰面就越平。千万不要在离岸 32 公里以内的地方着陆，64 公里以外就差不多了。这里我很了解，我和爱斯基摩人在这一带打过猎。”

所有的目光又都集中在机长身上。这时他正注视着高度计：刚才他们还在 13 公里的高度上，而现在已经落到 8 公里多一点了。

“好吧……我现在就把飞机掉过头去，离开海岸。感谢你，孩子。现在回去坐下吧，把你的安全带系好……要系紧！”

回到座位之后，卡尔觉得好像所有旅客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他竭力用颤抖着的双手把安全带系上，但最后还是邻座的一位先生帮他系好的。他对卡尔眨眨眼睛，安慰说：

“别担心，孩子，他们调整引擎，也许会耽搁一个小时，但我们很快就会又起飞的。我乘这架飞机旅行好几次了，我认识那位空中小姐，她刚刚向我透露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故。”

卡尔想向这位不明真相的好心人透露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麻烦，但是他想起了机长的叮嘱忍住了。突然，灯光显示牌亮了起来：请勿吸烟。这说明飞机就要开始着陆了。果然，飞机稍微有点倾斜了，有经验的乘客都知道这是飞机在向下俯冲。

卡尔两眼紧盯着窗外，外面一片漆黑，现在已是在云层下面，一个星星也看不见了。突然，一道强烈的白光划

破了黑暗，这是从驾驶舱里打出的一颗照明弹，它照亮了下面的一切，而这对卡尔说来是太熟悉了：广袤无垠的一片冰原，四处像撒满了钻石那样闪闪发光——下新雪了！

卡尔又紧张起来。飞机离地面已不足6米，机长已经把飞机拉平，准备用机腹着陆。着陆阻力板已经放下，以便减速。

飞机接触到地面，但马上又弹了起来，一阵颤动穿过整个机身，旅客们都恐惧地紧贴在座位上。又碰着地面了，又弹了起来，再一次着陆，又一次弹起，然后是随着尖锐刺耳的啸声，飞机在冰面上颠簸碰撞，激起的雪雾和冰碴在机头和两翼上就像腾起了一团蒸汽，冰面随之被铲出了一条“跑道”。

机上的座椅颠得嘎嘎作响，到处都是碰撞和压碎东西的声音。当这架巨大的飞机最后终于停稳之后，四周却变得如此沉寂。

着陆一个小时以后，才大致恢复了一些秩序。这次迫降只有少数几个旅客受了点轻伤。这时，机长向旅客和机组人员发表了讲话：

“我希望能尽快同最近的机场取得联系，”机长开始说道，“离我们最近的是阿克拉韦克机场，大概不到160公里。一旦那里的人们知道我们的位置以后，他们会立即把我们空运到一个比这儿暖和点的地方去。”他咧开嘴笑了笑，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似的。“同时，乘务人员将把座椅的皮罩子拆下一些来，这样你们就可以去搞一个床什么的，好了，现在都去睡上一会吧，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就开饭。”

他避而不谈获救之前他们还要等多久，转身向驾驶舱

走去。大概是考虑了一下，他又转身叫卡尔跟他走。把门关好以后，他问卡尔：

“你好像对这一带海岸挺熟悉，是吗？”

“是的，先生。我和爸爸从前在这儿工作了3年呢……”

“那太好了。现在认真听清楚：我们同任何机场都联系不上了，我们的电台不灵了。而且，我们的电池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这意味着我们很快便无法做饭和照明了，你一定可以意识到那时将会变得多么冷。”他说着向上面指了指（驾驶舱的天花板上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卡尔点点头。机长接着又说：“那你有什么主意没有？”

卡尔现在感觉好多了，那些从他一上飞机就一直折磨着他的恐惧，从他重新站在坚实的陆地上以后就烟消云散了。他镇定地注视着机长，简短地说：

“如果我们能做一双雪鞋，我可以设法去求得援助。”

然而，他们现在离开海岸也有64公里——大雪覆盖着的冰海上的64公里！况且到了岸上还要去寻找爱斯基摩人的村落，这样看来这个计划几乎毫无成功的希望，然而这却是他们惟一的希望了。

在他们从驾驶舱的墙壁上割下一块铝皮来做雪鞋的时候，机长提出要同卡尔一同去，他坚持说：“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这太危险了。”

自打离开安克雷奇以后，卡尔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略带歉意地说：

“我恐怕您不能做到，先生，因为这必须要有穿越冰原的经验才能这么干。”

卡尔在经过一个小时的准备之后与机长他们三人握手

告别。他背着一个装有巧克力、葡萄干、油浸沙丁鱼罐头和一小包葡萄糖的背包，面向正西出发了。在他携带的所有东西中，最重要的是一架夜光罗盘，没有这件东西，他便会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机长一回到那暖和一些的驾驶舱里，就看着他的两个同事严肃地说：

“我从未想到过我会派一个只有 16 岁的孩子出去送死，可我还是这样做了。他决不会成功的——任何人都不能成功，天气实在太冷了。”

24 个小时过去了，卡尔仍然拖着疲惫的脚步向西方走着。他手里的那个罗盘显得死沉沉的。他的鼻子和嘴唇上挂着冰凌。他脚上的雪鞋就像是两个大铁块，他觉得他的双腿好像失去了知觉，他只是下意识地向前滑行着。

26 个小时过去了，卡尔终于倒在雪地里，他几乎要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现在要是睡过去，那他就非完蛋不可。于是，他强迫自己又站了起来。

突然，一只海豹打破了冰面，紧接着又是一阵枪声。原来是一个爱斯基摩人正在打猎海豹。

一阵不甚连贯的喊声使那个爱斯基摩猎手马上停下来，恐惧地举起枪准备射击，但当他发现一个跌跌撞撞的人影向他奔来，并用他自己的语音叫喊时，他又把枪放下了。

一架爱斯基摩人的狗拉雪橇迅速地驶向海岸。卡尔被拉到四分之一公里以外的几间茅屋前，这些茅草房几乎已经是埋在雪里了。在用海豹油擦拭了全身，又吃了一顿饱饭以后，卡尔立即登上狗拉雪橇，从这个爱斯基摩人的小村子穿过雪原，向阿克拉韦克全速驰去。

“如果你从我上岸的地方一直向东走，”卡尔对机场指

挥官说，“你就会发现那架飞机了。我一直是向西走的，喏，这只罗盘一刻也没有离开我的手。”

“我们会用飞机把你送到你碰到爱斯基摩人的那个地方去，余下的事情……”指挥官停下来问道，“怎么回事？你怎么脸都变白了？”

卡尔浑身颤抖，刚才的恐惧又回来了。那位机场指挥官认真地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

“那里有 70 条生命面临着危险，你……正是你，才能把他们救出来。”

“我……我……我不敢，”卡尔说，他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他内心的恐惧。后来，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终于用颤抖的声音说：“好吧，我……准备好了。”

10 分钟后，第一架去寻找失事飞机的救援机起飞了。卡尔就坐在驾驶员身边。

这架从阿拉斯加经北极航线飞往欧洲的四引擎客机上所有的乘客终于获救了，卡尔也由原来的一个害羞胆却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有勇有谋的小英雄。

## 反恐突击

1981年圣诞节的前一个星期，寒风夹着鹅毛大雪席卷着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失业率上升，所以虽然节日将临，大街上却没有什麼喜庆的气氛。

12月17日下午6点多钟，美国陆军准将多齐尔准时回到了寓所，连日来他一直忙于总结一年的工作，并准备在圣诞节前夕飞回美国与家人团聚。将军的夫人朱迪丝正站在窗前向外张望，每天她总要注视着丈夫下汽车，走进公寓，然后再为他开门，互致问候。多齐尔将军任北约南欧盟军地面部队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繁忙的公务、大量的机密着实使他有些疲倦，而且又远离故国，只有妻子的关心能够使得他放松一下紧张情绪，并得到适当休息。

朱迪丝像平时一样，看到丈夫下了车，转身对警卫低声说了些什么，警卫照例也下班走了。在距离多齐尔的轿车不远处又开来一辆轿车，当多齐尔走进公寓大楼后，那辆车拐了个弯，消失了。她对此并没留意。

多齐尔进屋后不久，又一辆蓝色的带篷车停在公寓楼门口，他们自称是来为住所修理管道的，守门的警卫还没有来得及弄清真相，便被几个蒙面人缴械。他们迅速分散，占领有利地形。4名化装成水电工的红色旅成员上了电梯，直奔6楼多齐尔将军的寓所，他们来到多齐尔房间的门口，按响了门铃。

多齐尔夫人打开门，见两位陌生人站在门口。其中一